

清明佳节蕴情思

□ 李景忠

清明节，是刻进中华儿女骨血里的传统节日。清明节这一天，上坟祭祖，总要折几枝抽着新芽的柳枝，覆盖在坟上，遥寄给远去的先祖。柳枝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，历来象征着离别与思念，这一风俗源于柳枝的柔婉姿态和春日里蓬勃的生长特性，被认为足以承载人的深情厚意。清明时节，恰逢人间四月天，春和景明，行在春潮涌动的时节里，只需舒眉抬眼，一抹柔柔的明媚便妖娆了眼眸。在房前屋后，沟壑旁，山野下，处处绿柳含烟，陌上花繁，念祖思源，慎终追远的悠悠情思，便在和煦的春风里缓缓漾开。

清明时节，气温愈发和煦宜人。春日的暖阳遍洒在山川河岳之间，也照亮了心底深处的悠悠思念。携着虔诚之心祭祖追思，既是告慰逝去的先人，也是循着先祖的遗志珍惜当下，祈愿岁月静好，和乐安康。即便春雨淅沥，也再无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凄惶心境，这是历经世事变迁后的心境转变。忽而，一阵微风携着清明特有的清润气息拂过山野，仿佛正把这份牵挂与祝福捎往远方，让每一缕思念都在春和景明中，快速沉淀为丈量温暖的刻度。

□ 杨世明

慎终追远、祭祖扫墓的清明节又到了，趁着国家法定假日，急忙赶回生我养我的故乡，会同同宗的家族父老相约团聚，共同去祭祀远去的先祖，缅怀近故的亲人，告慰牺牲的英烈。

按以往的白族习俗，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十天内，择选黄道吉日，相约同族的亲戚和要好的朋友，人背马驮，沿着崎岖而陡峭的山路，把祭祖扫墓的祭品和食材及所需的烟茶酒水，送到祖先长眠的山上，然后共同出力，相互帮忙，搭灶架锅，挑水洗菜，淘米煮饭，杀鸡剖鱼，油煎乳扇干兰，制作名叫“色”的五彩八宝饭，供食插柳，磕头祈祷……各姓氏家族虔诚地与长眠于地下的亲人举杯畅饮，哭诉衷肠，各山头墓地人头攒动，祭祀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

“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。柳下作鬼终不见，强似伴君作谏臣。”这是公元前636年，介子推在绵山上临终时写给晋国君主重耳的血书。介子推曾随重耳为躲避祸害而逃亡在外19年，其间重耳因饥寒遇险，介子推毅然割下大腿上的肉煮给他吃，重耳脱险获救。后来重耳成了晋国君主，想重用介子推，但介子推却拒官携母

清明，常忆起过往岁月里先辈的音容、笑貌和身影，感念先辈，那些在烟火日常里的嘱咐，那些艰难岁月中的支撑，那些唠唠叨叨的叮咛，这些记忆，都化作日后前行的温暖力量。清明的微风里，又时常夹杂着清明的细雨，悄然浸润着生活之路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片段，是先辈的脸庞、背影和双手，还有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口音，都承载着沉甸甸的爱与期盼。这份殷殷的感念，是对先辈精神的赓续传承，是将善良与坚韧深植血脉的永恒坚守。

清明，踏春、运动，是人们走入自然的心坎，一年一清明，也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带着这份思念从容前行，感觉就像先辈们，曾用双手为后人撑起的伞，将这把伞移交给后人，将这份庇护传递给下一代，再下一代。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，大人讲先辈的往昔，共话未来，捧几枝柳条，放于坟上，呈一束洁白的菊花，置于墓前，是对先辈最真切的告慰。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感谢，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细碎故事，那些未尽的事，都在清明的微风与细雨中缓缓流淌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温暖纽带。清明节的提醒，是先辈的精神从未远去，而是化作了骨血里的坚韧、眼眸里的温柔，是家的传承风格，走向充满烟火、诗和远方的长路。

火、诗和远方的长路。

清明时节，悲喜交集，欣慰的是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烈焰灼灼人眼目，这分明是春深处的艳火，就这样又一次悄无声息地滑过眼帘，滑过指尖的罅隙，滑过愚而未竟的梦想，滑过蚀骨的清寂，滑过沉郁的怅惘。每一株杜鹃都开得浓烈明艳，它从不会迷失方向，更不曾在孤苦里飘零，它们决不是孤孤单单地绽放在山野，成群结伙，只属于这脚下的苍茫大地。如果你的面前铺开一片花海，那定是因为你的身后正沐着暖阳，这花海如人潮，犹如民族团结力量。在这晴好的时光里，沏一壶满含春色的茶，温一壶以流转时光酿成的酒，捧一幅浸着朴素墨香的文字，心里有情，眼里有景，大好河山一片清明。瞬息间，深吸一口气，便能闻见杜鹃花的清甜芬芳，抬眼定睛望去，远处的青山绿得亮眼，似要滴出翠色。抬眼望天空，天高不见底，而那匆匆奔逝的时光，早已载走了古往今来，多少泪滴与悲恸。思念在清明的融融春光里滋长葱茏，心底那无法剥离的心痛，仍在隐隐跳动。可若细细品味清明的悠长意蕴，便会懂它亦是陪伴，也是邂逅万般美好生活的温柔注脚。杜鹃花海在和煦春风中悠悠摇曳，千姿百态。空气中

中弥漫着甜淡交织的清芬，直沁心脾，令人神清气爽，连翩跹的遐想都在此刻定格。

清明时节，遥遥望见祖坟静卧在荒芜与葳蕤交织的山坳里。周围的一切美好，都以不偏不倚、恰到好处之姿态，安然栖居于此。山川褪去了往日的苍茫寂寥，林子里的生灵们在枝丫间灵动跳跃，和风渐亲昵，枝头的雀鸟啾啾不已，那侧耳倾听的姿态，似要攥住满身的阳光和暖风，攥住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厚力量。只因去年清明节，坟前的土地上，撒下的花籽已冒出嫩苗，星星点点的绿意衬着周围的草木，像是先辈温和的目光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，仿佛在回应这份思念，像是先辈留在世间的温暖印记，让人心头一暖。此刻，风里带着泥土的气息和花草的清香，所有的思念都化作了与自然的交融，仿佛先辈从未离开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，如远亲如近邻，看春去秋来，听岁月回响，此刻，坟前的祭拜，像是无声的问候，又像是时光的馈赠，将这份跨越生死的牵挂，轻轻系在每一个清明的日子里。清明节，便这样在一派静穆中悄然度过，又在淡淡的相拥与回望里缓缓远去，默默承载着尘世间这份亘古不变的依恋。

清明昨日寒食节

□ 周学朝

清明节，据说起源于周朝，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。在《岁时百问》中说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”宋朝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引《三统历》云：“清明者，谓物生清净明洁。”明朝张岱《夜航船·天文部·时令》说：“周公始定二十四节，以合二十四气。”清明节交节时间与一般在阳历的4月4日至5日，或6日之间变动，并不固定在某一天，但以4月5日最为常见。今年丙午年是4月5日2时40分，丑时，即农历丙午2月18日。

清明节，又称踏青节、行清节、三月节或祭祖节。这一时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，阳光明媚，万物吐故纳新，大地呈现春和景明气象，正是郊外踏青、春游与行清墓祭、缅怀祖先的好时节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，不仅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，唤醒家族共同记忆，还可以促进家族成员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。

清明寒食好，春园百卉开。说起清明节，我们不能不谈到寒食节。寒食节的起源，据史籍记载：春秋时期，晋国公子重耳为躲避祸乱而流亡他国长达19年，大臣介子推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，甚至“割股啖君”。重耳励精图治，成为一代明君“晋文公”。但介子推不求利禄，与母亲归隐绵山（今山西），晋文公为了逼迫他出山相见而下令放火烧山，介子推坚决不出山，最终被火焚而死。晋文公为感念忠诚之志，将他葬于绵山，修祠立庙，并下令在介子推死之日禁火寒食，以寄哀思，这就是“寒食节”的由来。

食节”的由来。

从春秋时期至今，寒食节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，而起源大致在清明节前一两天。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去冬节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风甚雨，谓之寒食，禁火三日。”隋杜公瞻注：“按历合（寒食）在清明前二日，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。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，国人哀之，每岁暮春为不举火，谓之禁烟。”唐元稹《连昌宫词》云：“初宿寒食一百六，店舍无烟官树绿。”俗谚也说：“冬至离春四十五，一百零六到清明。”这就是说，冬至后一百零六天，即是寒食节，又是清明节。俗话说：“清明到，儿尽孝；用展孝思，寒食上坟。”唐白居易《寒食野望吟》云：“乌啼鹊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？风吹旷野纸钱飞，古墓垒垒春草绿。棠梨花开白杨吐，尽是生死离别处。冥冥重泉哭不闻，萧萧暮雨人归去。”由于寒食禁火，故清明取火曰请新火，在这一天，皇帝要将新火赐予近臣，以示恩赏。唐韩愈《寒食》写道：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宋王禹偁《清明》也写道：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。”

“寒食花开千树雪，清明火出万家烟。”到了唐朝有了明文规定：寒食节禁火三日，冬至后一百零四天，俗称“大寒食”，冬至后一百零五天，俗称“官寒食”，冬至后一百零六天，俗称“小寒食”，民间却统称为“寒食”，大致在清明节的前一夜禁火，因而俗话说：“清明昨日寒食节。”

清明祭祖蚕豆宴

躲避到绵山上。为了逼介子推下山，重耳命人放火烧山，介子推和老母亲被烧死在老柳树下，因而“烧山逼人”的这事，总令重耳非常后悔。为纪念与自己共患难的介子推，重耳就把那烧焦而复活的老柳称为“清明柳”，绵山称为“介山”，并把烧山的这一天定为“寒食节”，令晋国子民不准烧火做饭，只能吃冷饭。寒食节后的第一天才是祭祖扫墓的“清明节”。后来人们合二为一，只有“清明节”。现在的清明节，全国各地严防森林火灾，倡导人们生香熟食，文明祭扫，以避免像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重耳“放火烧山”而留下千古遗憾，追悔莫及。

因此，近十多年来，当地党委、政府加强了森林防火工作，严禁将火种带入森林，杜绝在坟山墓地生火野炊，各村寨各家族都积极响应政府倡导的“厚养薄葬”“生香熟食”“鲜花祭祀”或“网上扫墓”等文明祭扫方式。于是，我们杨氏家族一直率先垂范，在家聚餐祭祀缅怀，不烧纸钱冥币，低碳生态扫墓，让清明节更加清明文明。且相互约定，每年聚餐过清明节，各家轮流做东，在节俭在外19年，其间重耳因饥寒遇险，介子推毅然割下大腿上的肉煮给他吃，重耳脱险获救。后来重耳成了晋国君主，想重用介子推，但介子推却拒官携母

“青蚕豆宴”。

据唐代南诏时期洱海境内的“邓赅诏”部落之名解释：“邓赅”是白语，是“种豆的田坝”之意，那么可以推断这“春蚕豆”是滇西北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了。“春蚕豆”，一直是滇西北常种的“以粮代菜”的小春作物之一，现在已成为洱海之源本地区或销往州外的“时鲜蔬菜”之一。然而，春蚕豆美食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，经大伯等乡亲们在日常烹饪中进一步优化和创造，逐渐形成了“青蚕豆全席”宴。

大伯先把煮熟而泛香的一锅糯米饭全部舀入大瓷盆里，再把焯熟的青蚕豆瓣撒入盆内，接着把用油煎炸并一一捏碎的五颜六色香而脆的干兰、焯水并切碎后的香椿和鱼腥草及韭菜，还有炒熟后的腊肉丝一一放入盆中，最后大伯用小锅铲把它们均匀地搅拌均匀，成了五彩缤纷的糯米饭。大伯指着大盆说：“这种菜饭相混的佳肴，被叫作‘蚕豆八宝饭’，白族语叫‘色’，是我们白族人家在清明节祭祀扫墓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之一。”

大伯就像出口成章的乡村才子，烹饪做菜从不“打草稿”，却做了一道又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乡村特色菜，组合成一席散发着春天气息的“青蚕豆全席”——雪白泛香的米饭里卧着片片翠

绿的青蚕豆瓣，还夹杂着泛红的丝丝火腿和腊香四溢的“火腿豆焖锅饭”；在沸腾的核桃油锅里出没，满身焦黄而脆香，不时泛着青蚕豆和茴香叶清香的“蚕豆糯米面粑粑”；青蚕豆瓣如青蛙，青蒜薹如玉柱，“青蛙抱玉柱”般诗意的“蚕豆炒蒜薹”；如裙而雪白的杜鹃花瓣，裹着青翠欲滴的青蚕豆瓣，吃花养颜美白的“蚕豆炒白杜鹃”；几块碧绿蚕豆瓣，几丝深红瘦肉，荤素搭配，宜口宜味的“蚕豆炒瘦肉”；青翠如玉，却低调独处，只需百味之首，便可溢香甚远的“素炒蚕豆瓣”；以猛火为伍，由青翠炖煮至青灰，软糯适口、老幼皆宜、齿留香香的“炖蚕豆”；好似一群翠绿的青蛙在一方池塘里嬉戏遨游，片片脆菜漂浮，“春草池塘处处蛙”的诗意镌刻在酸香里的“蚕豆腌菜汤”；缕缕黏稠的糯米饭香，将青蚕豆瓣、初春韭菜、嫩红的香椿，泛着中药味的鱼腥草、五彩的油干兰、腊香生态肉丝紧紧地混合在一起，成了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充满生活情趣而富有哲理诗篇的“蚕豆八宝饭”。

就让这“蚕豆全席”宴陪伴着我们在大伯的绿美核桃筒，一起追思远去的先祖，一起缅怀近故的亲人，一起告慰牺牲的英烈，一起感恩新时代里，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！

清明

等待杜鹃盛开青春似火的天堂。

杜鹃“王子”，坐在山间龙椅上，俯视着苍茫大地和一潭绿汪汪的湖水，让人群、牛群、羊群臣服跪拜。他们举着“长枪短炮”、手机、“小飞机”，向王子敬献礼物，向世人展现一场火红的视觉盛宴。

杜鹃“仙子”，藏在深山里，一边梳洗发髻，一边摘几朵红的、白的、粉的杜鹃花戴着，阳光下、晨雾中、霞光里，仙子的脸儿羞羞的，红红的，水嫩水嫩的。梳洗打扮完了以后，再着一条红裙、白裙或粉裙，飘飘欲仙，若隐若现，翩翩公子、青年才俊的心儿、魂儿都被勾了去了。

四月，清明，一份思念藏心头。老家门前的梨花白白的，像雪片一样，我的心亦如雪上加霜。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正月十三奶奶离世了。

突见梨花，是办完奶奶事后以后了。或许奶奶常坐在梨树下的缘故，梨花的白，一如父亲头上孝布的白。梨树也做了孝子，枝头梨花朵朵，恰似奶奶儿女双双。这份四月的思念，有些凝重，又有几分清新。

凝重，是奶奶离我们去了，永远活在了另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世界，之后的生活完全靠自己了。清新，或说成庆幸，在于奶奶活了101岁，几乎打败了99%的人，而且生前一直挺精神，很少劳烦别人。

清明前10天，一家人给奶奶上新坟，父亲坐在梨树下想起了奶奶，止不住的泪水滑过脸颊，我们都没去打扰，这份凝重的思念停留在四月，清明刚刚好。

四月，清明，小阳春。

清明时节忆童年

□ 陆向荣

草木向荣，人面欣欣。路过菜市的时候，忽然闻到一缕淡淡的清香，不用细看，就知道是鸡爪花的香气。对于这些花香的熟悉，大多来自童年的记忆。我的童年，是在一个典型的农耕文化浓厚的小山村度过的。小时候但逢节令，自有平日所无的章程，端午包粽子，中元烧香纸，中秋食月饼，清明则是上坟祭祖。对于大人们来说，祭祖是小事，随身带上锄头，给坟空添几兜新土，清理一下周边的沟渠。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清明就是一次快乐的春游，当大人在劳作的时候，我们男孩子就在树林里捉迷藏、找鸟窝，女孩子则到山涧里摘些鸡爪花或刺芭花，放在坟墓前。祭献完毕，一大家子人围着一锅香喷喷的腊肉煮鸡，男人们喝得微醉，小孩子吃得满嘴是油，剩下妇女们清洗锅碗瓢盆。

清明时节，山里的各种野花正在开放，对于农人来说，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我经常跟着母亲去山脚的大篱里采摘野生金银花，在簸箕里晒干了到集市上卖，用来贴补家用。有时也留下一小部分用来泡茶喝，泡出来的花茶也是充满了清香的气息。现在想想，那才是真正纯天然、无污染的绿色健康产品。除了金银花，还有一种叫山玉兰的，树叶很宽大，花苞像人的拳头那么

大。采摘山玉兰要趁着花苞尚未全开时，那才能卖个好价钱。

清明时节，地气升腾，春耕大忙的时节也到了。在农村，男女活有着明显的分工，村里的男人们开始整理秧田，因为雨水未到，那时候也没有发达的水利设施，种庄稼全是靠天吃饭，也没有现在的旱育秧，所以秧田一般都选在水源发达的深山大篱之中，男人们平整好了秧田，妇女们则去采摘山上植物刚发出来的嫩叶，放到秧田里，再灌上水泡几天让叶子腐烂当肥料，然后才将家中已捂出芽的稻种撒到秧田里。一畦畦泡得乌黑的秧田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发出耀眼的油光，像大地的眼睛镶嵌在深山密林之中。

清明前后，栽瓜种豆。爷爷开始在房前屋后撒种南瓜和架豆，他先是在地里挖好了一个个坑，倒入一些农家肥和灶灰，再下种浇水。那个时候整个村庄种得最多的是南瓜，除了平日里摘些小嫩瓜吃，大多要蓄到秋天，变成一个金黄色的大南瓜，人吃一部分，大部分用来喂猪。

时令一过，各种苗育好了，田地整理好了，就等着一场大雨给天地浇个透湿，当响亮的牛歌在村庄里响起，接着就是谷雨、立夏……于是，清明也就离我们远去了，只留下那些温馨而有趣的记忆。

大理美



4月1日，苍山西坡新雨后，一道彩虹横跨山乡。近处，渐渐凋谢的油菜花，正在加紧收割的“贡菜”；稍远，白白的房子和林木若隐若现小村庄；远山，一道绚丽光影，光影之上大黑山“大印”；天空中，虹如飞龙，连接山乡，一派山间田园好风光。

[方慧敏 摄]